

南北史演义

(一)

蔡东藩说中国史

一套流传最广的中华通史，自出版以来已畅销数百万册，是了解中国历史政治的最详实读本。史学大师顾颉刚高度评价，著名作家李敖、二月河等极为推崇。

史
国
典
藏

毛泽东珍藏的中国历史经典

蔡东藩◎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国史
典藏

蔡东藩说中国史

南北史演义

(一)

蔡东藩◎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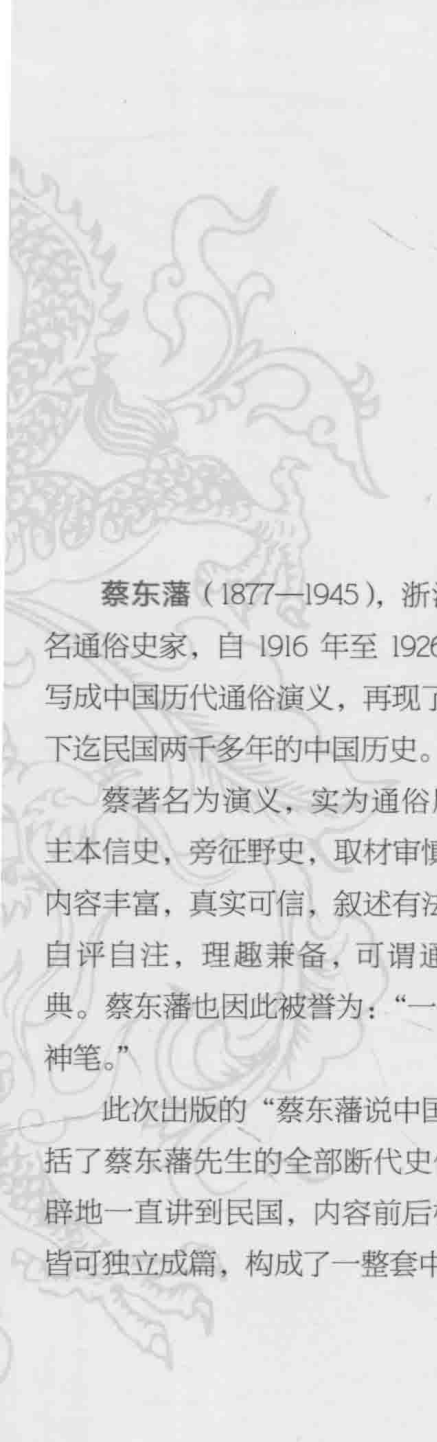
南北史演义 (一) / 蔡东藩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008-5877-5

I. ①南… II. ①蔡…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0577号

南北史演义 (一)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王学良 左 鹏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营销出版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33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著名通俗史家，自 1916 年至 1926 年 10 年间，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迄民国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

蔡著名为演义，实为通俗历史。其作品主本信史，旁征野史，取材审慎，观点平实，内容丰富，真实可信，叙述有法，用语雅洁，自评自注，理趣兼备，可谓通俗史著的经典。蔡东藩也因此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此次出版的“蔡东藩说中国史系列”，包括了蔡东藩先生的全部断代史作品，从开天辟地一直讲到民国，内容前后相继，但每部皆可独立成篇，构成了一整套中国通史。

出版前言



本世纪以来，由于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的推动，人们对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历史图书的出版渐成潮流，易中天、当年明月等人成为时代的宠儿，为大众所喜爱。他们采用通俗的写法、现代的视角、幽默活泼的语言使得历史故事更生动、历史观念更新鲜、历史人物更丰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当代的特征都能在以往的历史中找到根据，这样的观念在历史写作中得到贯彻。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读史使人明智，使人透彻，而中国，正是历史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度。

中国是最重视自己历史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有官方修史的传统，再加上民间写作的史书，中国的历史典籍可谓浩如烟海。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可以看出，对本国历史的了解可算一个中国人的基本修养。但是现代中国人去读那些用文言文写作的历史典籍，实在有些困难。还好，我们有自己的通俗历史作家蔡东藩。

20世纪中国，通俗讲史的大家有蔡东藩、黎东方和吕思勉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应是蔡东藩。他创作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或称“历朝通俗演义”，含11部），再现了从秦朝到民国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蔡东藩因此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有“古今说史第一人，通俗史著第一书”之誉。因为这套书的写作，蔡东藩耗时十年，身体日渐病弱，迅速衰老。这套书可称为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总字数达700余万字。放眼当时的世界，只有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11卷，1000多万字）可与之相比，而威尔·杜兰却用了40年的时间。我们应该记住，20世纪中国通俗历史写作的天才，当非蔡东藩莫属。

生于1877年的蔡东藩，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是浙江萧山人。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已经走到了晚清。他年仅13岁就考取秀才，才华横溢，有“神童”之称。1910年，33岁的他在北京朝考得中，前往福建做知县候补，目睹官场腐败，深为叹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我枉文以求知，已增惭汗。如果再枉道以求官，那等于为国添一蝇狗，即为国家多一蠹贼。负己尚可，负国负民，断不可以。”遂弃官而去。此时，比他小4岁的鲁迅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同样为时势所困，不得施展，八年后，在《新青年》一举成名；不满20岁

的毛泽东正在湖南为选择自己的学业思虑不已。蔡东藩放弃了仕途，前途渺茫，家庭负担又非常沉重，多有不幸，其后以教书、编书、替人做考试枪手为业，抑郁不得志。1912年，民国建立，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蔡东藩幽愤时事，提笔为文，从1915年到1916年间，完成了一部五十万言的《清史演义》，几经辗转，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而后一发不可收，蔡东藩历时十年先后完成了清史、元史、明史、民国史、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两晋史、前汉史、后汉史等历史演义创作。此外他还创作有《中华全史演义》（吕抚原著，蔡东藩增订）、《慈禧太后演义》等作品。每一部出，读者争购，一时洛阳纸贵。当时已经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杨荫榆女士作为读者曾多次与蔡东藩通信，传为美谈。

蔡东藩的书，虽为演义文体，但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虚构小说是有根本区别的。他在当时梁启超等人引领的风起云涌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而他真正的写作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唐史演义》自序中说：“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薛仁贵立绩天山，岂藉子妇？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褻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子虚乌有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用现在的话说，像易中天、当年明月等当今通俗历史作家一样，蔡东藩是用小说的笔法在写历史，并且“文不尚虚，语惟从俗”，追求历史的真实和通俗易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蔡东藩在写作过程中，搜集考证史料，不遗余力。在写作《元史演义》时，蔡东藩认为本国元史资料过于简单局限，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所以《元史演义》是蔡东藩融会中国和西洋史籍而成，从而“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蔡东藩在《后汉演义》的自序中这样评价《三国演义》：“若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可以看出，蔡东藩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做到了他所说的“文不尚虚，语惟从俗”。据此，蔡著历史演义写的是真实的中国通俗历史，是可以当做历史阅读的。可以说，蔡著主本信史，旁征野史，取材审慎，观点平实，内容丰富，真实可信，叙述有法，用语雅洁，自评自注，理趣兼备，语言充满美感、诗意，具有恒久的魅力，可谓通俗史著的经典。当然，蔡著中也有一些诸如轻视女性等陈腐观念，属于时代的局限和烙印。这个我们需要注意。

一般而言，经过百年时间的淘洗，依然有生命力的书可算是好书。蔡著就是这

样的书。它自出版以来已经畅销数百万册，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是了解中国历史政治和传统文化的最详实读本，“成功实现了历史真实和趣味性的统一”（杨天石语），“它所起的作用，是官修的‘二十四史’或任何中国通史都无法代替的。”（裴效维语）当今很多历史学者认为蔡东藩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量最大最为著名的通俗史家，是一位卓越的杰出的历史普及作家。

蔡著深受毛泽东的喜欢。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曾专门致电党中央驻西安工作的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毛泽东说的“整个中国历史演义”，指的就是蔡东藩所著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著名作家萧三在《窑洞城》一书中记录，1939年春，他在延安亲眼看到毛泽东在阅读《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的《宋史通俗演义》。毛泽东对萧三说，这是他托人特地从西安买来的。毛泽东十分珍爱蔡东藩著作的这套通俗演义（石印绘图本），从延安到北京，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至今仍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书架上，其中《清史通俗演义》还放在他的卧室里。我们可以想见毛泽东对这套书的珍爱上了。1980年代，台湾历史学者李敖将这套书编成“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出版，畅销一时，刷新台湾出版历史，是台湾远流出版社的镇社之书。这套书在大陆也不断再版，史学大师顾颉刚、著名历史小说家二月河、北大教授张颐武、历史学家杨天石等对这套书极为推崇。

此次出版的“蔡东藩说中国史系列”，一共包括蔡东藩的十二部历史作品，分别是《前汉演义》《后汉演义》《两晋演义》《南北史演义》《唐史演义》《五代史演义》《宋史演义》《元史演义》《明史演义》《清史演义》《民国演义》《中华全史演义》，每部皆可独立成篇，其中《中华全史演义》从盘古开天一直讲到民国，可以看做这个系列的总纲。这套书参照蔡著各种版本进行了校勘，除硬伤外，皆尊重蔡著原文，不作改动。

当前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影视剧作品非常多，但离真实历史越来越远，让人感叹。而《蔡东藩说中国史》是一套真正意义上的从开天辟地写到民国的中国历代史，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权威而又全面，可作为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物，希望读者朋友们喜欢。

编者

2014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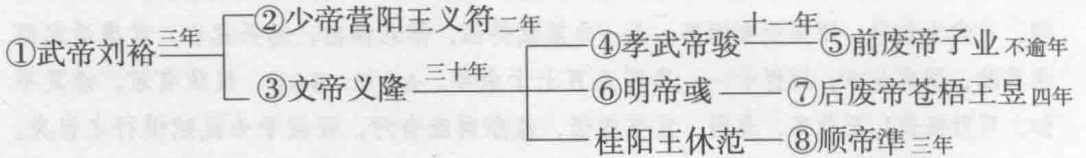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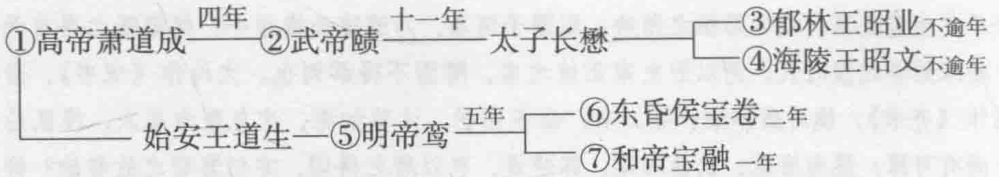
子與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夫孔子惧乱贼，乱贼亦惧孔子。则信乎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而笔削之功为甚大也。春秋以降，乱贼之迭起未艾，厥惟南北朝，宋武为首恶，而齐而梁而陈，无一非篡弑得国，悖入悖出，忽兴忽亡，索虏适起而承其敝，据有北方，历世十一，享国至百七十余年。合东西二魏在内。夷狄有君，诸夏不如，可胜慨哉！至北齐，北周，篡夺相仍，盖亦同流合污，騷骚乎为乱贼横行之世矣。隋文以外戚盗国，虽得混一南北，奄有中华，而冥罚所加，躬遭子祸，阿摩弑君父，贼弟兄，淫烝无度，卒死江都，夏桀、商辛不是过也。二孙倏立倏废，甚至布席礼佛，愿自今不复生帝王家，倘非乃祖之貽殃，则孺子何辜，乃遽遭此惨报乎？然则隋之得有天下，亦未始非过渡时代，例以旧史家正统之名，隋固不得忝列也。沈约作《宋书》，萧子显作《齐书》，姚思廉作梁、陈二书，语多回护，讳莫如深，沈与萧为梁人，投鼠忌器，尚有可原；姚为唐臣，犹曲讳梁、陈逆迹，岂以唐之得国，亦仍篡窃之故智欤？抑以乃父察之曾仕梁、陈乃不忍直书欤？彼夫崔浩之监修魏史，直书无隐，事未藏而身死族夷。旋以诤谈狡佞之魏收继之，当时号为“秽史”，其不足征信也明甚。《北齐书》成于李百药，《北周书》成于令狐德棻，率尔操觚，徒凭两朝之记录，略加删润，于褒贬亦无当焉。《隋书》辑诸唐臣之手，而以魏征标名。魏以直臣称，何以《张衡传》中，不及弑隋文事，明明为乱臣贼子，而尚曲讳之，其余何足观乎？若李延寿之作南、北史，本私家之著述，作官书之旁参，有此详而彼略者，有此略而彼详者，兹姑不暇论其得失，但以隋朝列入《北史》，后人或讥其失宜，窃谓《春秋》用“夷礼”则夷之，李氏固犹此意也。嗟乎！乱臣贼子盈天下，即幸而牢宠九有，囊括万方，亦岂真足光耀史乘流传后世乎哉？本编援李氏南、北史之例，拾摭事实，演为是书；复因年序之相关，合南北为一炉，融而冶之，以免阅者之对勘，非敢谓是书之作，足以步官私各史之后尘。但阅正史者，常易生厌，而览小说者不厌求详，鄙人之撰历史演义也有年矣，每书一出，辄受阅者欢迎，得毋以辞从浅近，迹异虚诬，就令草草不工，而于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欤！抑尤有进者，是书于乱贼之大防，再三致意，不为少讳。值狂澜将倒之秋，而犹欲扬汤止沸，鄙人固不敢出此也。若夫全书之体例，已数见前编之各历史演义中，兹姑不赘云。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古越蔡东藩自叙于临江书舍。

南史世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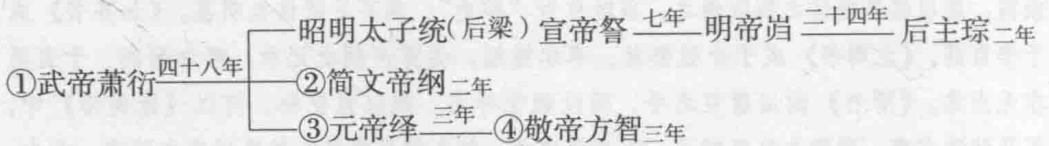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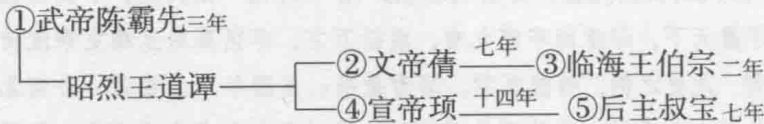
齐



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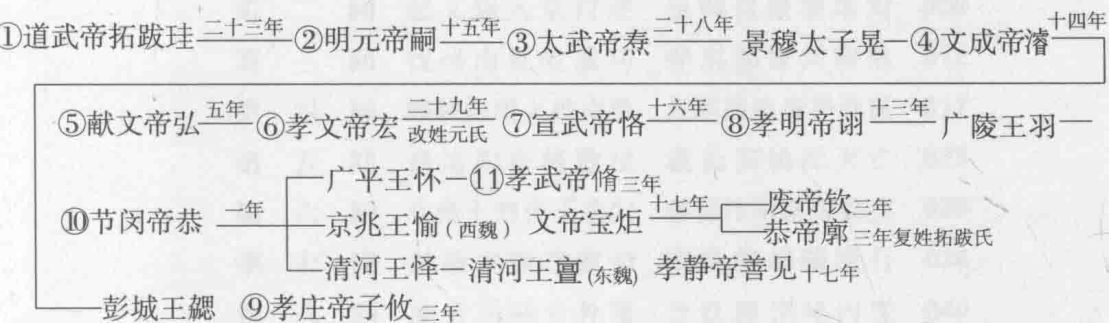


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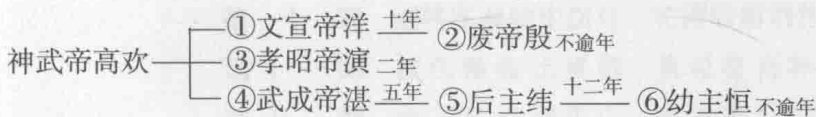


北史世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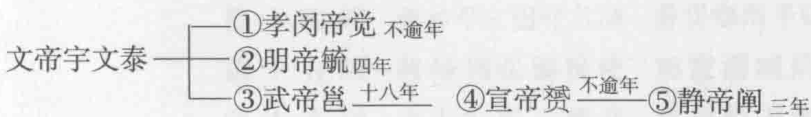
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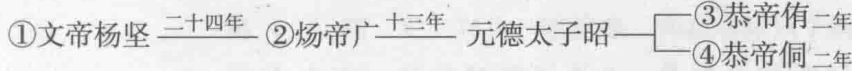
齐



周



隋



目 录



第 一 回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001
第 二 回	起义师入京讨逆	迎御驾报绩增封	006
第 三 回	伐燕南冒险成功	捍东都督兵御寇	012
第 四 回	毁贼船用火破卢循	发军函出奇平谯纵	017
第 五 回	捣洛阳秦将败没	破长安姚氏灭亡	023
第 六 回	失秦土刘世子逃归	移晋祚宋武帝篡位	028
第 七 回	弑故主冤魂索命	丧良将胡骑横行	034
第 八 回	废营阳迎立外藩	反江陵惊闻内变	040
第 九 回	平谢逆功归檀道济	入夏都击走赫连昌	045
第 十 回	逃将军弃师中虏计	亡国后侑酒作人奴	052
第十一回	破氐帅收还要郡	杀司空自坏长城	057
第十二回	燕王弘投奔高丽	魏主焘攻克姑臧	063
第十三回	捕奸党殷景仁定谋	露逆萌范蔚宗伏法	069
第十四回	陈参军立栅守危城	薛安都用矛刺虏将	074
第十五回	骋辩词张畅报使	貽洩溺臧质复书	080
第十六回	永安宫魏主被戕	含章殿宋帝遇弑	085
第十七回	发寻阳出师问罪	克建康枭恶锄奸	091
第十八回	犯上兴兵一败涂地	诛叔纳妹只手瞒天	097
第十九回	发雄师惨屠骨肉	备丧具厚葬妃嫔	102
第二十回	狎姑姊宣淫鸾掖	辱诸父戏宰猪王	108
第二十一回	戕暴主湘东正位	讨宿孽江右鏖兵	114
第二十二回	扫逆藩众叛荡平	激外变四州沦陷	119
第二十三回	杀弟兄宋帝滥刑	好佛老魏主禅统	125
第二十四回	江上堕谋亲王授首	殿中醉寝狂竖饮刀	131
第二十五回	讨权臣石头殉节	失镇地栎林丧身	137

第二十六回	篡宋祚废主出宫	弑魏帝淫姬专政	144
第二十七回	膺帝篆父子相继	礼名贤昆季同心	150
第二十八回	造孽缘孽儿自尽	全愚孝愚主终丧	156
第二十九回	萧昭业喜承祖统	魏孝文计徙都城	162
第三十回	上淫下烝丑传宫掖	内应外合刃及殿庭	167
第三十一回	杀诸王宣城肆毒	篡宗祚海陵沉冤	173
第三十二回	假仁袭义兵达江淮	易后废储衅传河洛	179
第三十三回	两国交兵齐师屡挫	十王骈戮萧氏相残	184
第三十四回	齐嗣主临丧笑秃鹫	魏淫后流涕陈巫盅	190
第三十五回	泄密谋二江授首	遭主忌六贵涿诛	195

第一回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世运百年一大变，三十年一小变，变乱是古今常有的事情，就使圣帝明王，善自贻谋，也不能令子子孙孙，万古千秋的太平过去，所以治极必乱，盛极必衰，衰乱已极，复治复盛，好似行星轨道一般，往复循环，周而复始。一半是关系人事，一半是关系天数，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这是天下不易的至理。但我中国数千万里疆域，好几百兆人民，自从轩辕黄帝以后，传至汉、晋，都由汉族主治，凡四裔民族，僻居遐方，向为中国所不齿，不说他犬羊贱种，就说他虎狼遗性，最普通的赠他四个雅号，南为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这蛮夷戎狄四种，只准在外国居住，不许他闯入中原，古人称为华夏大防，便是此意。界划原不可不严，但侈然自大，亦属非是。

汉、晋以降，外族渐次来华，杂居内地，当时中原主子，误把那怀柔主义，待遇外人，因此藩篱自辟，防维渐弛，那外族得在中原境内，以生以育，日炽日长，涓涓不塞，终成江河，为虺勿摧，为蛇若何。嗣是五胡十六国，迭为兴替，害得荡荡中原，变做了一个胡虏腥羶的世界。后来弱肉强食，彼吞此并，辗转推迁，又把十六国土宇，浑合为一大国，叫作北魏。北魏势力，很是强盛，查起他的族姓，便是五胡中的一族。其时汉族中衰，明王不作，只靠了南方几个枭雄，抵制强胡，力保那半壁河山，支持危局，我汉族的衣冠人物，还算留贻了一小半，免致遍地沦胥，无如江左各君，以暴易暴，不守纲常，不顾礼义，你篡我窃，无父无君，扰扰百五十年，易姓凡三，历代凡四，共得二十三主，大约英明的少，昏暗的多，评论确当。反不如北魏主子，尚有一两个能文能武，武指太武帝焘，文指孝文帝宏。经营见方，修明百度，扬武烈，兴文教，却具一番振作气象，不类凡庸。他看得江左君臣，昏淫荒唐，未免奚落，尝呼南人为枭夷，易华为夷，无非自取。南人本来自称华胄，当然不肯忍受，遂号北魏为索虏。口舌相争，干戈继起，往往因北强南弱，累得江淮一带，烽火四逼，日夕不安。幸亏造化小儿，巧为播弄，使北魏亦起内讧，东分西裂，好好一个魏国，也变做两头政治，东要夺西，西要夺东，两下里战争未定，无暇顾及江南，所以江南尚得保全。可惜昏主相仍，始终不能展足，局促一隅，苟延残喘。及东魏改为北齐，西魏改为北周，中土又作为三分，周最强，齐为次，江南



最弱，鼎峙了好几年，齐为周并，周得中原十分之八，江南但保留十分之二，险些儿要尽属北周了。就中出了一位大丞相杨坚，篡了周室，复并江南，其实就是仗着北周的基业，不过杨系汉族，相传为汉太尉杨震后裔，忠良遗祚，足孚物望；更兼以汉治汉，无论南北人民，统是一致翕服，龙角当头，王文在手，均见后文。既受周禅，又灭陈氏，居然统一中原，合并南北。当时人心归附，乱极思治，总道是天下大定，从此好安享太平，哪知他外强中干，受制帷帘，阿么炀帝小名。小丑，计夺青宫，甚至弑君父，杀皇兄，杀庶母，骄恣似苍梧，宋主昱。淫荒似东昏，齐主宝卷。愚蔽似湘东，梁主绎。穷奢极欲似长城公，陈主叔宝。凡江左四代亡国的覆辙，无一不蹈，所有天知、地知、人知、我知的祖训，一古脑儿撇置脑后，衣冠禽兽，牛马裾襟，遂致天怒人怨，祸起萧墙，好头颅被人斫去，徒落得身家两败，社稷沦亡；妻妾受人污，子弟遭人害，闹得一塌糊涂，比宋、齐、梁、陈末世，还要加几倍扰乱。咳！这岂真好算做混一时代么？小子记得唐朝李延寿，撰南北史各一编，宋、齐、梁、陈属《南史》，魏、齐、周、隋属《北史》，寓意却很严密，不但因杨氏创业，是由北周蝉蜕而来，可以属诸《北史》，就是杨家父子的行谊，也不像个治世真人，虽然靠着一时侥幸，奄有南北，终究是易兴易衰，才经一传，便尔覆国，这也只好视作闰运，不应以正统相待。独具只眼。小子依例演述，摹仿说部体裁，编成一部《南北史通俗演义》，自始彻终。看官听着，开场白已经说过，下文便是南北史正传了。虚写一段，已括全书大意。

且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江南丹徒县地方，生了一位乱世的枭雄，姓刘名裕字德舆，小字叫作寄奴，他的远祖，乃是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交受封楚地，建国彭城，子孙就在彭城居住。及晋室东迁，刘氏始徙居丹徒县京口里。东安太守刘靖，就是裕祖，郡功曹刘翹，就是裕父，自从楚元王交起算，传至刘裕，共历二十一世。裕生时适当夜间，满室生光，不啻白昼；偏偏婴儿堕地，母赵氏得病暴亡，乃父翹以生裕为不祥，意欲弃去，还亏有一从母，怜惜侄儿，独为留养，乳哺保抱，乃得生成。翹复娶萧氏女为继室，待裕有恩，勤加抚字，裕体益发育，年未及冠，已长至七尺有余。会翹病不起，竟致去世，剩得一对嫠妇孤儿，凄凉度日，家计又复萧条，常忧冻馁。裕素性不喜读书，但识得几个普通文字，便算了事；平日喜弄拳棒，兼好骑射，乡里间无从施技；并因谋生日亟，不得已织屨易食，伐薪为炊，劳苦得了不得，尚且饕餮鲜继，饥饱未匀；惟奉养继母，必诚必敬，宁可自己乏食，不使甘旨少亏。揭出孝道，借古风世。一日，游京口竹林寺，稍觉疲倦，遂就讲堂前假寐。僧徒不识姓名，见他衣冠褴褛，有逐客意，正拟上前呵逐，忽见裕身上现出龙章，光呈五色，众僧骇异得很，禁不住哗噪起来。裕被他惊醒，问为何事？众僧尚是瞧着，交口称奇。及再三诘问，方各述所见。裕微笑道：“此刻龙光尚在否？”僧答言：“无有。”裕又道：“上人休得妄言！恐被日光迷目，因致幻成五



色。”众僧不待说毕，一齐喧声道：“我等明明看见五色龙，罩住尊体，怎得说是日光迷目呢？”裕亦不与多辩，起身即行。既返家门，细思众僧所言，当非尽诬，难道果有龙章护身，为他日大贵的预兆？左思右想，忐忑不定。到了黄昏就寝，还是狐疑不决，辗转反侧，蒙眬睡去。似觉身旁果有二龙，左右蟠着，他便跃上龙背，驾龙腾空，霞光绚彩，紫气盈途，也不识是何方何地，一任龙体游行，经过了许多山川，忽前面笼着一道黑雾，很是阴浓，差不多似天地晦冥一般，及向下倚瞩，却露着一线河流，河中隐隐现出黄色，黑气隐指北魏，河中黄色便是黄河，宋初尽有河南地，已兆于此。那龙首到了此处，也似有些惊怖，悬空一旋，堕落河中。裕骇极欲号，一声狂呼，便即惊觉，开眼四瞧，仍然是一张敝床，惟案上留着一盏残灯，临睡时忘记吹熄，所以余焰犹存。回忆梦中情景，也难索解，但想到乘龙上天，究竟是个吉兆，将来应运而兴，亦未可知，乃吹灯再寝。不意此次却未得睡熟，不消多时，便晨鸡四啼，窗前露白了。

裕起床炊爨，奉过继母早膳，自己亦草草进食，已觉果腹，便向继母禀白，往瞻父墓，继母自然照允。裕即出门前行，途次遇着一个堪舆先生，叫作孔恭，与裕略觉面善。裕乘机扳谈，方知孔恭正在游山，拟为富家觅地，当下随着同行，道出候山，正是裕父翹葬处。裕因家贫，为父筑坟，不封不树，只耸着一杞黄土，除裕以外，却是没人相识。裕戏语孔恭道：“此墓何如？”恭至墓前眺览一周，便道：“这墓为何人所葬，当是一块发王地呢。”裕诈称不知，但问以何时发贵？恭答道：“不出数年，必有征兆，将来却不可限量。”裕笑道：“敢是做皇帝不成？”恭亦笑道：“安知子孙不做皇帝？”彼此评笑一番，恭是无心，裕却有意，及中途握别，裕欣然回家，从此始有意自负，不过时机未至，生计依然，整日里出外劳动，不是卖履，就是斫柴；或见了飞禽走兽，也就射倒几个，取来充庖。

时当秋日，洲边芦荻萧森，裕腰佩弓矢，手执柴刀，特地驰赴新洲，伐荻为薪。正在俯割的时候，突觉腥风陡起，流水齐嘶，四面八方的芦苇，统发出一片秋声，震动耳鼓。裕心知有异，忙跳开数步，至一高涧上面，凝神四望，蓦见芦荻丛中，窜出一条鳞光闪闪的大蛇，头似巴斗，身似车轮，张目吐舌，状甚可怖。裕见所未见，却也未免一惊，急从腰间取出弓箭，用箭搭弓，仗着天生神力，向蛇射去，飐的一声，不偏不倚，射中蛇项，蛇已觉负痛，昂首向裕，怒目注视，似将跳跃过来，接连又发了一箭，适中蛇目分列的中央，蛇始将首垂下，滚了一周，蜿蜒而去，好一歇方才不见。裕悬空测量，约长数丈，不禁失声道：“好大恶虫，幸我箭干颇利，才免毒螫。”说至此，复再至原处，把已割下的芦荻，捆做一团，肩负而归。汉高斩蛇，刘裕射蛇，远祖裔孙，不约而同。次日，复往洲边，探视异迹，隐隐闻有杵臼声，越加诧异，随即依声寻觅，行至榛莽丛中，得见童子数人，俱服青衣，围着一臼，轮流杵药。裕朗声问道：“汝等在此捣药，果作何用？”一童子答道：“我



王为刘寄奴所伤，故遣我等采药，捣敷患处。”裕又道：“汝王何人？”童子复道：“我王系此地土神。”裕慨然道：“王既为神，何不杀死寄奴？”童子道：“寄奴后当大贵，王者不死，如何可杀？”裕闻童子言，胆气益壮，便呵叱道：“我便是刘寄奴，来除汝等妖孽，汝王尚且畏我，汝等独不畏我么？”童子听得“刘寄奴”三字，立即骇散，连杵臼都不敢携去。裕将臼中药一齐取归，每遇刀箭伤，一敷即愈。裕历得数兆，自知前程远大，不应长栖陇亩，埋没终身，遂与继母商议，拟投身戎幕，借图进阶。继母知裕有远志，不便拦阻，也即允他投军。

裕辞了继母，竟至冠军孙无终处，报名入伍。无终见他身材长大，状貌魁梧，已料非庸碌徒，便引为亲卒，优给军粮，未几即擢为司马。晋安帝隆安三年，会稽妖贼孙恩作乱，晋卫将军谢琰，及前将军刘牢之，奉命讨恩，牢之素闻裕名，特邀裕参军府事。裕毅然不辞，转趋入牢之营。牢之命裕率数十人，往侦寇踪，途次遇贼数千，即持着长刀，挺身陷阵，贼众多半披靡。牢之子敬宣，又带兵接应，杀得孙恩大败亏输，遁入海中。

既而牢之还朝，裕亦随返，那孙恩无所顾惮，复陷入会稽，杀毙谢琰。再经牢之东征，令裕往戍句章。裕且战且守，屡败贼军，贼众退去，恩复入海。嗣又北犯海盐，由裕移兵往堵，修城筑垒。恩日来攻城，裕募敢死士百人，作为前锋，自督军士继进，大破孙恩。恩转走沪渎，又浮海至丹徒。丹徒为裕故乡，闻警驰救，倍道趋至，途次适与恩相遇，兜头痛击。恩众见了裕旗，已先退缩，更因裕先驱杀人，似生龙活虎一般，哪里还敢抵挡？彼逃此窜，霎时跑散。恩率余众走郁州。晋廷以裕屡有功，升任下邳太守。裕拜命后，再往剿恩。恩闻风窜去，自郁州入海盐，复自海盐徙临海，徒众多被裕杀死，所掳三吴男女，或逃或亡。临海太守辛景，乘势逆击，杀得孙恩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自投海中，往做水妖去了。孙恩了。

恩有妹夫卢循，神采清秀，由恩手下的残众，推他为主，于是一波才平，一波又起。荆州刺史桓玄，方都督荆、江八州军事，威焰逼人。安帝从弟司马元显，与玄有隙，玄遂举兵作乱，授卢循为永嘉太守，使作爪牙。安帝即令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并加黄钺，调兵讨玄。遣刘牢之为先锋，裕为参军，即日出发。

行至历阳，与玄相值，玄使牢之族舅何穆来作说客，劝牢之倒戈附玄。牢之也阴恨元显，意欲自作下庄，姑与玄联络，先除元显，后再除玄，裕闻知消息，与牢之甥何无忌，极力谏阻，牢之不从。裕再嘱牢之子敬宣，从旁申谏，牢之反大怒道：“我岂不知今日取玄，易如反掌？但平玄以后，内有骠骑，猜忌益深，难道能保全身家么？”联络桓玄，亦未必保身。遂遣敬宣赍着降书，投入玄营。

玄收降牢之，进军建康。即晋都。元显毫无能力，奔入东府，一任玄军入城。玄遂派兵捕住元显，及元显党羽庾楷、张法顺，与譙王尚之，一并杀死，自称丞相，

总百揆，都督中外。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撤去兵权。牢之始惊骇道：“桓玄一人京城，便夺我兵柄，恐祸在旦夕了！”嗟何及矣。

敬宣劝牢之袭玄，牢之又虑兵力未足，不免迟疑。当下召裕入商道：“我悔不用卿言，为玄所卖，今当北至广陵，举兵匡扶社稷，卿肯从我否？”裕答道：“将军率禁兵数万，不能讨叛，反为虎伥，今枭桀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已失望将军，将军尚能得广陵么？裕情愿去职，还居京口，不忍见将军孤危呢。”言毕即退。

牢之又大集僚佐，议据住江北，传檄讨玄。僚佐因牢之反复多端，都有去意，当面虽勉强赞成，及牢之启行，即陆续散去，连何无忌亦不愿随着，与裕密商行止。裕与语道：“我观将军必不免，君可随我还京口。玄若能守臣节，我与君不妨事玄，否则设法除奸，亦未为晚！”无忌点首称善，未与牢之告别，即偕裕同往京口去了。

牢之到了新洲，部众俱散，日暮途穷，投缢自尽。子敬宣逃往山阳，独刘裕还至京口，为徐兖刺史桓修所召，令为中书参军。可巧永嘉太守卢循，阳受玄命，阴仍寇掠，潜遣私党徐道覆，袭攻东阳，被裕探问消息，领兵截击。杀败道覆，方才回军。

既而桓玄篡位，废晋安帝为平固王，迁居寻阳，改国号楚，建元永始。桓修系玄从兄，由玄征令入朝。修驰入建业，裕亦随行。当时依人檐下，只好低头，不得不从修谒玄。玄温颜接见，慰劳备至，且语司徒王谧道：“刘裕风骨不常，确是当今人杰呢。”谧乘机献媚，但说是天生杰士，匡辅新朝，玄益心喜。每遇宴会，必召裕列座，殷勤款待，赠赐甚优。独玄妻刘氏，为晋故尚书令刘耽女，素有智鉴，尝在屏后窥视，见裕状貌魁奇，知非凡相，便乘间语玄道：“刘裕龙行虎步，瞻顾不凡，在朝诸臣，无出裕右，不可不加意预防！”玄答道：“我意正与卿相同，所以格外优待，令他知感，为我所用。”刘氏道：“妾见他器宇深沈，未必终为人下，不如趁早翦除，免得养虎貽患！”玄徐答道：“我方欲荡平中原，非裕不解为力，待至关陇平定，再议未迟。”刘氏道：“恐到了此时，已无及了！”玄终不见听，仍令修还镇丹徒。

修邀裕同还，裕托言金创疾发，不能步从，但与何无忌同船，共还京口。舟中密图讨逆，商定计画。既至京口登岸，无忌即往见沛人刘毅，与议规复事宜。毅说道：“以顺讨逆，何患不成？可惜未得主帅！”无忌未曾说出刘裕，惟用言相试道：“君亦太轻量天下，难道草泽中必无英雄？”毅奋然道：“据我所见，只有一刘下邳啰。”下邳见前。无忌微笑不答，还白刘裕。适青州主簿孟昶，因事赴都，还过京口，与裕叙谈，彼此说得投机。裕因诘昶道：“草泽间有英雄崛起，卿可闻知否？”昶答道：“今日英雄，舍公以外，尚有何人？”裕不禁大笑，遂与同谋起义。

裕弟道规，为青州中兵参军。青州刺史桓弘，为桓修从弟，裕因令昶归白道

